

貿易戰下的美、「中」關係走向與對臺灣產業的影響

US-China Relations under the Trade War and Its Impact on Taiwan Industries

陳蔚芳 (Chen, Wei-Fang)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美、「中」關係自 2017 年下半年以來便波折不斷。2017 年 8 月美國貿易代表署正式宣布對中國大陸（以下簡稱大陸）啟動《301 條款》調查，並特別針對大陸是否以強制技術轉讓的方式侵犯美國的智慧財產權進行調查。¹ 2018 年 3 月以來，美國陸續發布關稅措施，利用對大陸產品加徵關稅的方式表達對大陸在對美貿易上惡意競爭的不滿，大陸也以加徵關稅的方式回應，雙方貿易戰正式展開，至 2018 年 9 月底已正式進入第三輪。在 2018 年 11 月舉行的 APEC 峰會中，由於美、「中」在貿易議題上的歧見仍深，以致未能在會後就領袖宣言達成共識，是 APEC 史上前所未見之情況。若美、「中」未能在 2018 年 11 月底的 G20 峰會就貿易爭端取得相互諒解，雙方對峙情勢可能將進一步升高。

美國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 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在華盛頓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美、「中」關係的演講，闡述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是美、「中」

¹ “USTR Announces Initiation of Section 301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ugust 18, 2017),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7/august/ustr-announces-initiation-section>.

貿易戰以來華府首次正面說明如何看待大陸對於美國以及國際權力格局的影響，以及美國在此態勢下的立場。彭斯的演講內容細數大陸在貿易、軍事、人權、宗教甚至干預美國政局等種種令美國難以忍受的作為。² 演講中更直指中共利用經濟侵略、軍事擴張、加強專制等方式對內鞏固其一黨專政的威權體制，對外擴大其地緣影響力。儘管彭斯在演講時態度平靜，然而其用語之強烈前所未見，因此可以說明華府不再認為美、「中」有進行真正合作關係的可能性，對於大陸日益強大的野心，美國必須正式做出回應。

美、「中」近來持續緊張的關係顯示「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對「中」政策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過去一度提倡的「新型大國關係」或「雙極霸權秩序」的願景也變得越來越不可能。美、「中」戰略關係的本質，是夥伴？是競爭對手？還是互相為敵？一方面取決於華府如何看待大陸作為強權的崛起，以及如何解讀大陸的戰略意圖；另一方面取決於北京對自身發展的戰略期望，以及如何定義自身在國際權力格局中的角色。對與美國以及大陸都維持密切關係的臺灣而言，美、「中」關係的變化自然牽動兩岸關係的局勢，也必然影響臺灣的戰略空間與選擇，以當前的美、「中」貿易戰為例，不只衝擊臺灣的產業界，臺灣也因此同時承受來自華府與北京的政治壓力，如何避免成為衝突熱點，並發揮角色優勢，才有可能在穩定臺海局勢以及塑造東亞區域秩序發揮正面作用。

貳、美、「中」貿易戰下的戰略競爭

一、以貿易戰為名的強權競爭

美、「中」貿易戰始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在白宮簽署備忘錄，以大陸惡意收購美國高科技企業，竊取智慧財產權，以及強迫美國企業轉移技術為由，基於《301 條款》對大陸的鋼

²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4 October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鐵、鋁以及高科技工業產品加徵最高 25% 的關稅，北京則在 4 月初宣布將針對來自美國的大豆與飛機等 100 多項產品加徵 15% 與 25% 的關稅。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關稅清單已在 2018 年 7 月初與 8 月下旬正式生效，在這兩輪關稅措施美、「中」涉及的商品金額各約為 500 億美元。然而美、「中」的貿易對峙還未落幕，今年 9 月底正式進入第三輪，川普另對價值 2000 億美元的大陸商品加徵關稅。³ 三輪關稅清單所涉商品價值加總已達數千億美元，對全球的產業鏈與供應鏈已造成巨大衝擊。

美、「中」越演越烈的「巨人之戰」所計較的不只是貿易爭端，更是美、「中」兩大國進行角力的一次關鍵性較量，其結果自然也會對全球經貿秩序與國際權力格局帶來深遠的影響。新現實主義強調國際結構是影響國家行為的最主要變數，體系因素會制約國家的行為。受到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影響，國家傾向採取「相對獲益」的思維，使國家之間容易走向零和賽局，較難以進行持久的合作。隨著大陸經濟與軍事實力逐漸上升，同時帶來促使現狀 (status quo) 進行變革的壓力，自然衝擊既存秩序下的既有強權的利益與權力，也會使現狀霸權採取反制措施。

二、美國：現狀霸權的戰略思維

美國作為冷戰結束後唯一的霸權國家，肩負領導後冷戰時期國際秩序的責任。不過霸權本身的安全來自於其領導地位不受挑戰，因此霸權也是一個傾向於「維持現狀」的國家，一旦其霸權地位受到挑戰，必然採取「預防性措施」壓制挑戰的力量。隨著大陸的經濟與社會快速發展，帶動大陸在地緣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自然會引起美國的疑慮：「崛起的中國是否正在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中國是否會尋求現有國際秩序的重大變革？」

美國貿易代表萊特海澤 (Robert Lighthizer) 在今年年初提交到美國國會的報告中，以強烈的措辭表示美國支持大陸加入 WTO 是錯誤的決定，並指出大陸在加入 WTO 以後並未真正進行市場化改革，反而加強對貿易與

³ 魏艾，「年來中美貿易戰歷程及未來可能的發展」(2018 年 10 月 1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瀏覽，〈海峽評論〉，<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10417.html>。

資本的控制，並且刻意設置障礙使外商陷入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威脅全球貿易體系。⁴ 另外，由於大陸在加入 WTO 以後並未如美國所預期的被「和平演變」，近年來反而其經濟理念和外交舉措與美國越來越不同調，因此美國駐 WTO 大使在今年 7 月底曾指謫大陸對於本國經濟過於保護主義。2018 年 8 月初美國 16 名參議員聯合寫信給國務卿以及財政部長，也警告所謂的「帶路倡議」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由大陸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

從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到川普政府的「貿易戰」和「印太戰略」，美國已經越來越將大陸視為對美國霸權的「競爭者」和「挑戰者」。川普政府在 2017 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⁵ 與 2018 年年初發布的「國防戰略報告」⁶ 中，將俄羅斯與大陸視為「修正主義強權」(revisionist powers)，使美國面臨前所未見的威脅，因此是美國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另外，白宮在 2018 年 6 月中公布一份關於「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與全球科技與智慧財產」⁷ 的報告，調查大陸如何透過廉價的採購從美國與其他先進國家取得關鍵科技與智慧財產，並利用扭曲的市場政策驅動本國新興高科技產業的發展，謀求對未來工業發展的主導權，報告中更指出此種繞過全球貿易規範與規則的發展策略是一種「經濟侵略」，足見白宮在此問題上的強硬立場。

美國著名的亞洲與中國事務專家沈大偉日前指出，川普政府能夠對大

⁴ “USTR Releases Annual Reports on China’s and Russia’s WTO Compliance” (January 19, 2019),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january/ustr-releases-annual-reports-china>.

⁵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18, 2017),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⁶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anuary 19,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⁷ “How China’s Economic Aggression Threatens th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June 18, 2018),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06/FINAL-China-Technology-Report-6.18.18-PDF.pdf>.

陸展現如此強硬的態度，說明已經獲得國會兩黨的支持。⁸ 過去這一段時間，美國國會已就大陸以不當手段收購美國高科技公司與產業，剽竊敏感與關鍵技術，從事企業與國家安全領域的間諜活動，在大學與民間社會發展「組織」滲透影響力，進行大規模軍事現代化與「帶路倡議」等進行調查，並在國會針對來自大陸的不同威脅與挑戰形成跨黨派的反「中」政治聯盟。因此，沈大偉認為在白宮與國會兩黨對大陸共同展現強硬態勢的情況下，除非北京進行內部的政治自由化改革，或在國際上表現得更為克制並展現更大的合作意願，否則美國對大陸會一直採取強硬的立場。

三、「中國」：崛起強權的結構限制

2018 年是大陸改革開放 40 周年，從 1949 年建政至今，大陸已經經歷「站起來」與「富起來」兩個階段，現正邁向「強起來」的階段。而習近平所謂的「新時代」展現的是大陸自信且強勢的一面。⁹ 然而大陸與一些周邊國家由於長期存在歷史宿怨、領土爭端甚至主權爭議等，任何「有所作為」的姿態都可能引發周邊國家的焦慮不安以及區域情勢的緊張。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將雅典崛起，最終導致陷入和斯巴達戰爭的這段歷史視為一種普遍模式，認為現狀強權面對新興強權的挑戰，往往會以戰爭告終，此一模式又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崛起的大陸是否會陷入與美戰爭的「修昔底德陷阱」？學者各有不同的解讀。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當美、「中」對於國際格局、現有制度及理想秩序存在不同期望時，自然會阻礙美、「中」關係的發展，也很有可能從良性的戰略競爭走向緊張對峙，甚至戰略衝突。¹⁰

以亞太區域為例，雖然北京多次宣稱要發展「新型大國關係」以避免

⁸ David Shambaugh (沈大偉)，「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新共識」(2018 年 9 月 27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瀏覽，《中美聚焦》，<http://zh.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180927/33035.html>。

⁹ 李靖棠，「中共十九大開幕 習近平報告全文概要」(2017 年 10 月 18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瀏覽，《中時電子報》，<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1018004722-260409>。

¹⁰ 郭偉峰，「習近平對『修昔底德陷阱』及『國強必霸』的批判」(2017 年 7 月 3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瀏覽，《中評網》，<http://hk.crntt.com/doc/1051/2/1/3/105121353.html?coluid=93&kindid=9091&docid=105121353&mdate=0703130106>。

「修昔底德陷阱」，也不挑戰美國領導地位，但在軍事上卻不斷提高國防支出，加速「軍事現代化」，甚至積極出口軍備至亞非地區；¹¹ 在經濟上也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並積極支持 ASEAN 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對 APEC 與亞洲開發銀行等亞太地區原有的基礎性機制形成挑戰，其「帶路倡議」更意在鞏固陸權、發展海權以及擴張地緣政治與經濟影響力。這些舉措使美國及周邊其他國家難以確切掌握大陸的「核心利益」範圍以及「戰略意圖」，也導致美、「中」戰略競爭關係日趨緊張。

四、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與美、「中」關係走向

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資深研究員柯勒 (Miles Kahler) 於 2018 年 9 月 27 日受邀於北京的「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表演講時指出，從近三十年來的國際局勢變化來看，美、「中」兩國都致力於發展各自的競爭優勢，並透過鞏固各自的區域秩序來建構全球秩序。這些變化帶來全球化的新發展趨勢，包括金融全球化，全球貿易趨於緩和化、數據流動加速化、以及人口流動常態化，結果卻是加劇國家之間的分歧，也加深日益增長的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勢力。¹²

柯勒在演講中並提到，未來國際局勢可能有三種發展方向，第一是全球性治理機制走向弱化，世界政治走向區塊化；第二是隨著反全球化高漲以及新興國家挑戰傳統大國，使全球治理陷入僵局，第三是解決全球性議題的迫切需求將促使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合作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機制。然而，就目前而言，走向第一種與第二種方向的可能性較高，並且除非發生全球性環境、健康或安全上的重大危機，走向第三種發展方向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大國競爭、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區域政治角力等主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都會是國際政治的主旋律。

¹¹ 韋行之，「國際經緯：『修昔底德陷阱』下的美中臺關係」(2017 年 7 月 2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瀏覽，《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9772。

¹² CCG 全球化智庫，「對外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 Miles Kahler CCG 演講：貿易戰背後的全局治理新格局與國家挑戰」(2018 年 9 月 27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瀏覽，《CCG 全球化智庫》，<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Id=9919>。

就目前的美、「中」戰略競爭態勢而言，彭斯的演講正表明美國對大陸的強硬立場。雖然彭斯援引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競爭並不總是意味著敵意」，指出：「如總統川普所表明的，我們希望與北京建立起建設性的關係，共同促進兩國的繁榮與安全，儘管北京在持續偏離此一願景，但中國領導層仍可改變路線」。¹³ 但是此番立場強硬的談話，不僅使原本已達冰點的美、「中」貿易戰更趨緊張，甚至也有影響大陸內部政治發展的意圖，對於美、「中」博弈的發展走向與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皆會帶來深遠的影響。就大陸而言，雖然已感受到美國在此番貿易對峙所施加的戰略壓力，並且在可見的未來仍無放鬆的跡象，然而，由於大陸在內部也面臨越來越強的政治維穩、經濟維穩以及社會維穩等方面的需要，北京可調整的戰略空間也十分有限。因此美國與大陸的戰略競爭態勢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仍將持續，並且對抗的可能性遠大於合作的可能性。

參、美、「中」貿易戰對臺灣產業的影響與因應

一、在大國博弈下在陸臺商的處境

臺灣在美、「中」大國博弈下的角色顯得十分尷尬。亞太地區是美、「中」戰略競逐的主要區域，臺灣更是其中的熱點地區。雖然兩岸仍未進行政治定位的談判，但是長期以來臺灣與大陸在經貿、社會與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往來非常廣泛且深入。儘管臺灣自 2016 年政黨輪替以來，兩岸在高層的政治互動陷入僵局，但是非官方的互動依然十分密切。

在此次美、「中」貿易摩擦中，受影響最鉅的當屬在陸臺商。近期以來，受到美、「中」貿易戰的衝擊，以及大陸內部環保法規與稅收政策調整的影響，過去奉行「臺灣接單，大陸生產，出口美國」策略的臺商之處境越來越嚴峻。¹⁴ 從一方面來看，受到貿易戰的影響，產品出口地在美國

¹³ 陳淨詒，「美中新冷戰？彭斯重砲演說背後透露什麼」（2018 年 10 月 6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瀏覽，〈天下雜誌〉，<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2378>。

¹⁴ 顏慧欣，「深度解析美國 301 調查背後意涵」（2018 年 4 月 11 日），2018 年 10 月 26 日瀏覽，〈財訊〉，<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15150#>。

的臺商所受的衝擊最大，加上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臺商將承受產品被美國課以高關稅以及人民幣貶值的雙重打擊。

就另一方面來看，大陸近年來加強環保治理，法規標準較過去更為緊縮，給高耗能的半導體、太陽能電池、印刷電路板等製造業帶來很大的壓力。2018 年年初以來江蘇與沿海地區許多臺廠都由於未達大陸環保標準而被連續開罰。另外，大陸修改「個人所得稅法」加入反避稅條款，以及與多國加入「海外金融帳戶共同申報」(CRS)，也都增加臺商被追稅的風險。

由於臺商在大陸投資的環境日益困難，加上美、「中」貿易戰難以在短時間內落幕，近來已有一些臺廠撤出大陸，或是正在觀望轉往其他地方投資的可行性。不過由於此波受到較大衝擊的臺廠多屬於高勞力密集或高用水用電的產業，它們不可能遷往美國，在短時間內也很難馬上遷往新南向的國家，因此回臺設廠便成為這些產業最有可能也最為便利的選項。然而，雖然政府對於臺商「鮭魚回流」保持歡迎與鼓勵的態度，但是政府也應對於這些產業的回流有所準備。

二、臺商回流可能面臨的挑戰

雖然臺商回流在短期內有助於刺激臺灣景氣，活絡產業發展，但是針對這波回流潮，也有一些立即性的問題需要面對，簡單而言，便是關於土地、能源、勞工、環保方面的問題。

首先，臺灣地小人稠，回流的臺廠要到何處設廠？回流的臺廠以高用水用電的產業為主，設廠的土地必須在水資源豐沛的地區，中央與地方政府是否能夠就此相互協調，共同提供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這是第一項挑戰。其次，這些產業同時也是高耗能產業，就目前能源吃緊的狀態而言，政府是否能夠提供穩定與充足的電力以滿足其生產需求？畢竟不穩定供電甚至是停電會造成大型機臺加速損耗的風險，因此對於臺灣現有的能源政策也是一大挑戰。

再者，這些產業也是高勞力密集產業，需要大量基層勞工，然而臺灣許多傳統製造業早已因為缺乏基層勞工而高度仰賴外籍勞工，在這波臺廠回流的趨勢下，臺灣的缺工問題會更加嚴重，但是政府是否已經準備好再

引進更大規模的外籍勞工仍未可知。由於擴大引進外籍勞工不免會衝擊臺灣的就業市場甚至社會融合，一直以來都是頗具爭議性的話題，也是政府在此波鮭魚回流不得不面對的話題。最後，這些產業往往還是高污染產業，其排放的廢棄物往往對環境危害較大，為了臺灣水土與環境永續發展的需要，政府也需要調整環保標準、嚴格監督這些產業落實相關法規，並且協助這些產業進行相關轉型與升級，才有可能在維護本土產業發展的前提下，與回流的臺商共同促進臺灣整體經濟的蓬勃發展。

三、新形勢下的臺灣產業因應之道

從美國在美、「中」貿易戰、印太戰略、邀請臺灣加入聯合軍演、甚至軍艦航行臺灣海峽等立場或戰略舉措，不難看出美國意欲利用臺灣來牽制大陸，將大陸的崛起限制在「有管理的」(manageable)狀態的意圖。臺灣由於地緣位置以及與大陸特殊關係的原因，對美國別具戰略意義。美國國防部亞太助理國務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便曾表示臺灣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臺灣旅行法、國防授權法、增加對臺軍售的質與量、邀請臺灣參加聯合軍演以及參加「太平洋兩棲領導峰會」等，都是看中臺灣重要的戰略位置，以及在「牽制中國崛起」的角色。¹⁵

然而，美國重視臺灣，對臺灣以及臺海和平而言，是機遇還是危險？攻勢現實主義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於2014年在美國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發表文章「Say Goodbye to Taiwan」¹⁶指出，就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而言，美國是現狀霸權，大陸的崛起將會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因此華府必將阻止北京逐霸的野心。而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如若美、「中」在東亞甚至臺海展開軍事競爭，北京將更具優勢，因此美國在避免捲入核武大戰的考量下，可能會放棄臺灣。同篇文章在今年7月再度刊出，並改名為「RIP Taiwan?」，米爾斯海默在文中明確指出大陸繼續壯大會加深美、「中」的戰略競爭，無論結果導向任何一方，都不利於臺

¹⁵ 鄭崇生，「美印太戰略 薛瑞福：臺灣是重要夥伴」(2018年7月19日)，2018年10月27日瀏覽，《中央通訊社》，<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807190026.aspx>。

¹⁶ John J. Mearsheimer, "Say Goodbye to Taiwan," (February 28, 2014), visited date: October 27, 2018, *The National Interest*,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goodbye-taiwan-9931>.

灣。雖然兩岸關係與臺灣的未來未必如米爾斯海默所言那麼悲觀，但是也不宜將美、「中」貿易戰或美、「中」對峙視為對臺灣的發展機遇。

由於美、「中」戰略對抗仍將持續一段時間，臺灣必須評估其短程、中程與長程對臺灣的影響。首先，就短期而言，雖然美、「中」貿易戰將帶來臺商回流的契機，不過政府也必須針對相關的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標準提出相應的政策與措施，並且提供合適的投資環境與條件，以及協助這些產業進行轉型與升級，否則長期以來這些回流的產業仍會面臨發展困境，也不利臺灣永續發展的目標。

其次，就中期而言，由於美、「中」戰略對抗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亞太地區的權力結構也面臨調整的壓力。大陸將「三十一條」作為拉攏臺灣人才西進的一種手段，自然是出於兩岸關係的考慮，同時也是大陸在此番美、「中」戰略對抗中的一種「避險策略」，然而對臺灣中長期的發展來看卻是極為嚴重的人才流失危機。不過就像北風與太陽的故事一樣，政府很難用緊縮手段限制人民西進，因此如何改善國內就業環境、提高產業競爭力與打擊低薪文化，才是留住人才、保留國本之道。

最後，就長期而言，夾在大國之間的小國要在強權博弈下求得生存並維護自身利益，依靠的是平衡外交以及避險的智慧。如同天秤一般，臺灣若太過傾向於其中一邊是危險的，對其中一邊充滿敵意也是危險的，於此若將「新南向政策」或「印太戰略」視為擺脫對大陸依賴的出路，忽略兩岸關係穩定才是臺海安全的基石，不但很難收獲成效，也將招致更大風險。

肆、結語

美國近期對大陸種種的外交與貿易舉措，不只象徵強權之間日趨緊張的戰略競爭態勢，美國這些舉措也傳遞強烈的政治信號，也就是要求大陸朝向更開放與更自由的方向轉型。因此認清美、「中」存在戰略競爭關係的現實，而不是一廂情願地認為美、「中」可能建立友善合作的新型大國關係，才不容易做出誤判。當然，為了避免敵意螺旋不斷上升，美、「中」雙方也必須探索戰略競爭的規則，「巨人之戰」是否能夠落幕，端

賴華府與北京能否在對峙過程中摸索出對新秩序的共識。

對臺灣而言，本身在臺、美、「中」三角關係或是美、「中」亞太博弈中作為棋手的籌碼非常有限，但是採取「一邊倒」策略倒向其中一邊更不可行。因此改善兩岸關係，運用靈活與平衡外交，避免臺灣成為美、「中」戰略對峙的熱點區域，並運用臺灣在東亞地區地緣位置的優勢，將「新南向政策」結合大陸的「帶路倡議」，韓國的「新南方政策」，促進東亞區域整合，對穩定臺海局勢以及塑造東亞區域秩序而言都將發揮正面作用。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於 2018 年 10 月底赴「中」訪問，是安倍 7 年以來首次訪問大陸，也是自 2012 年日本政府宣布把尖閣諸島（即釣魚島）國有化後，日、「中」兩國領導人關係「再次正常化」。雖然日、「中」兩國長期以來就二戰歷史、領海主權爭議、釣魚島等問題一直存在爭議與緊張關係，日、「中」始終存在結構性的矛盾，¹⁷ 但是安倍此次訪華也不意在解決這些矛盾，但是不難看出日、「中」關係的好轉與美、「中」貿易戰以及川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有關，不僅是一種各取所需的作為，更是日本在此番美、「中」貿易戰所採取的避險策略。

實言之，臺灣難以輕易承擔兩岸關係惡化的後果，也無法在美、「中」戰略對抗中置身事外，近期日、「中」關係的調整以及日本在其間的政策彈性，便是一個值得思考的變化。因此認清美、「中」戰略競爭本質以及「臺灣牌」在其間的意義，尋求「以小制大」以及「平衡外交」的空間，並將自身更加融入在區域機制之中，協助美、「中」在亞太地區走向良性的戰略競爭，臺灣才有可能取得雙贏，避免成為衝突熱點，在區域安全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

最後，就臺灣內部整體發展而言，雖然美、「中」貿易戰間接促成臺商回流趨勢，短期而言或許是利多，但是如果政府缺乏長遠且完整的規劃，長期下來對於臺灣的經濟、產業、社會、甚至環境永續發展而言，都是弊大於利，不僅會帶來負面效益，甚有可能衍生許多問題，也需要更加審慎以及全盤考量的政策規劃。

¹⁷ 林祖偉，「安倍訪華亮點：日本與中國『微妙而脆弱』的關係」（2018 年 10 月 24 日），2018 年 10 月 27 日瀏覽，《BBC 中文網》，<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5955792>。